四庫全書

子部

中說卷七

宋　阮逸　註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没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　楚公作難貢瓊去之楚難注見上　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

識（不言如思）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名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

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名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

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

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王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

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

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

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

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

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

政虬累薦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為公叔

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

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

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

貴貴猶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

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

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其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末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末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益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卹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髙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於下也册君求於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

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

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

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益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益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

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

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穿窬者爾窬容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陜河南陜縣唐置陜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答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 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 吾將貞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貞大人吉彖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 元經其以人事

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

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傚天下之動也（爻効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

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令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名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

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

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閒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

之後故蕪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大有功也註見上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謂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

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强母郭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益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産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隨矣惠帝東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果隨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歷數也人

謂典禮也漢魏晉歷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七

中說卷八

宋　阮逸　註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彦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彦又似非瞢楊愔字遵彦事跡註見上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

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容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容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聞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

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名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用事也棄其輔遠賢也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戾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

也其意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斷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賾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

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

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

賈瓊曰中山吴欽天下之孝者也吴欽史傳不顯詰𦙶列反其

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悦無依據言事自集也焦猶孑也孑然

如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嗃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

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

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東義見上

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肯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

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故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

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為正朔葢天命歸中國也張元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元素出子曰有心乎禮

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元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

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葢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

正也而私營物産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背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也偷薄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學教者之罪也且貴賤

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請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罹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

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恡者義之蠹也（蝥螣蠹皆喻害物蝥亡遇反螣徙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賓威

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戚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奥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

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

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頯頯如也重而不亢頯重之貌亢昂也目爍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睫目曰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敦厚闊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狀貌皆

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乗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

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偽静詐儉者（矯時罕真静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說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蓄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

以似之衆衆者華篇註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令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令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成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

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

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註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篇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懐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耳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

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難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

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 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謙易剝卦得平康之德 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 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八

中說卷九

宋　阮逸　註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逸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名名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名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

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名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則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心不苟其位

（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

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

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

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騶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騶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騶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褻文也騶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縱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

之過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闕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蹇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

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

矣容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弑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

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宏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

乎教（觧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漓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鮮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賈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

子曰不知恐門人輕戚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註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也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絜貴敬也盥古緩反

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歸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懐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

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藴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悦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化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

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産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究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干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註嗣續也音

謂經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文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九

中說卷十

宋 阮逸 註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時煬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　因聞古詩乃問子今民何不作詩　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　情不亡詩不廢　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職詩謂史官不明變　姚義困於窶　窶貧　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　古冉子為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　況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　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　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　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

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勑中書門下三品入閤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舉吾族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為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

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弑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歷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黄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絶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斷煬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歸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

齒胄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網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隳翾規反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故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國然棄禮義起兼并為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臨之法速寧若緩緩寛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識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亡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

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而用之）是穮是蓘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穮悲驕反蓘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以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

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之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於中說之後也）

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兹也名三子而教之畧例焉（續經畧例）

太原府君曰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凝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畜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

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

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正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

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大惟魏相有馬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隂陽既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説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馬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

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懐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歴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

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
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
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
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一曰
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
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
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

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歳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盖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

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悦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

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穎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

受業者不可勝數葢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讃易

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賛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

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内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

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
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
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
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
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
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
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
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巳下不足襲也三代損

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
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
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
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
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
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
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名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

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閒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

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
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
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
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尅三代亦千
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
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
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懔再拜而出房謂徵曰
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

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王福畤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懇懇季父荅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王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主

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没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

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顧記
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録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
悉其意幸甚

録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
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
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
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

祚嘗言之朕以卜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
言深殆非㬎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
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
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
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
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
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

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徵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祕書郎遷給事黄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閒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闗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

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彦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彦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

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兌上乾下䷰兌上離下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

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

辛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

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隂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

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
伊周復辟近古亦絶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
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
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
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
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
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
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

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隂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何使明王繼及良佐踵

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

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

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闗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廸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

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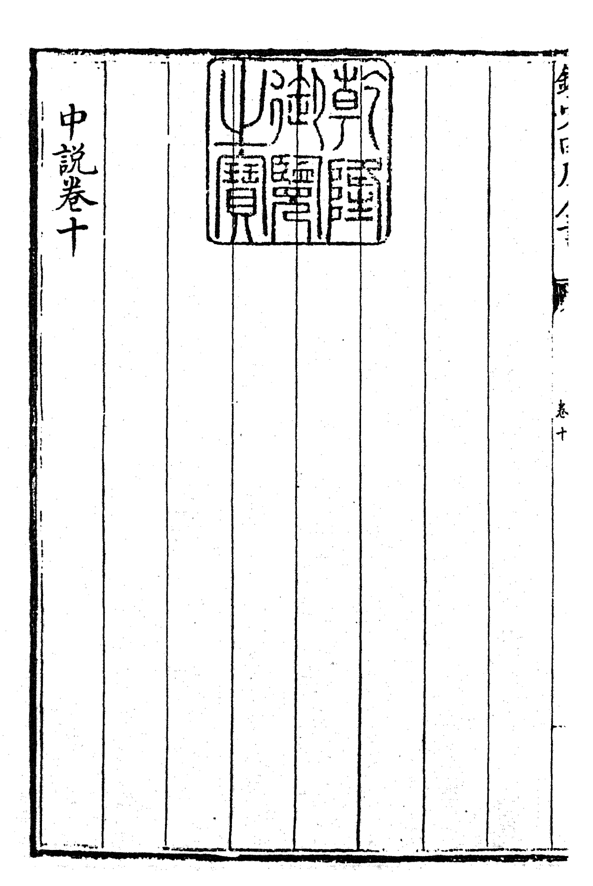
王福畤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甞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

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蠧絶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録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

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兹也乃名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録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

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説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十